蓝天下的欢乐颂

——献给上海世界特奥会

华亭

街头彩旗飞扬，特奥宣传画上的标志『眼睛』闪动着光芒，体育场馆内洋溢着一派喜气。经过五年紧张有序的筹备，今天，二〇〇七年世界特殊奥运会终于在上海隆重开幕了！这是全世界智障人士、残疾人的重大节日，是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盛事。它表明，融入世界的中国，正在各领域事务中发挥着应有的积极作用。

『你行我也行！』对于正常人来说，这句话也许并不是特别出彩，然而对身有智障的运动员，这无疑是一句撼天动地的口号，喊出了他们不向命运低头、身残志不残的自强不息精神。一颗颗纯真、美丽的心灵，让整座上海的『眼睛』为之一亮。

中国将通过这次特奥会，从上海向人类传递『平等、接受、包容』的现代文明理念。同时，宣传我们关心弱势群体、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的政策举措，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、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崇尚和谐、追求发展、热爱和平的形象。我们还将以此为契机，进一步推广特奥运动，切实做好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、技能培训、就业服务、残疾预防和康复、教育文化等权益保障工作，推动残疾人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。一句话，本届特奥会对今后我们服务智障人士、残疾人的工作将会是极大的促进。

祝上海世界特殊奥运会办出上海特色，办出中国水平，办出国际声誉。祝智障运动员们本着『重在参与』的平和心态，赛出水平，赛出风格，赛出精彩，奏响一曲献给蓝天下所有生命的『欢乐颂』。

我们相信，二〇〇七年特奥会必将以一种特有之美，永留在上海的记忆里。

鹰的选择

宋彦春

鹰的平均寿命为七十年，但鹰到了四十岁的时候，它的爪子开始老化，以至无法抓住猎物，同时，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，几乎无法将食物送到嘴边，它的羽毛也变得又长又厚，翅膀也异常沉重，再不能像过去一样，轻快自由地飞翔。此刻，留给鹰只有两种痛苦的抉择，一是选择死亡，二是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重获新生。通常情况下鹰会选择后者，并以此走上痛苦的蜕变之路。首先，它会竭尽全力飞上山顶的窝里筑巢，一百五十天不能飞翔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鹰会不停地将自己的喙打击在岩石上，直到旧喙完全脱落。然后，再等新喙慢慢地长出来，喙长出后，再用它将指甲慢慢地拔去。当新的指甲长出后，再用它把羽毛一根一根拔去。在此期间，人们会在山崖下，清楚地听见，鹰惨烈的叫声回响在山谷中。重生的痛苦换来可喜的回报，待五个月后，人们会发现，鹰又会轻快自如地遨游长空，用它的利爪扑抓猎物。

未渴先饮

顾云卿

人渴了就要饮水，这是生理上的一种本能反应。宋人刘克庄吟咏道“渴饮谁能免”，可见是如实地反映了科学。但是，医学家同时还指出，人不仅要在“渴”了的时候及时地“饮”，还要在“未渴”的时候提早“先饮”，也就是说，在不“渴”的时候也要主动地“饮”，这样，才能保持人体内的水分充足无虞，对于健康、美容和抗衰，都有极大的益处。

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段话说：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。”此话虽然讲得有点绝对，但是，却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，那就是凡事要有“预见”。

其实，“未……先……”这样的句式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到处可见的。比如《诗经·豳风·鸱鸮》中说的：“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，天还未下雨，就先把窝巢捆扎牢固了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成语“未雨绸缪”的出处。清代薛福成在一篇《应诏陈言疏》中说：“苟非未雨绸缪，则仓促必难筹措”，此话虽是针对某一具体事情说的，但也反映了一种客观必然的规律。

又比如有一句成语叫“未焚徙薪”，是说要在火患没有发生之前，先把堆积在那里的柴薪搬走。宋代一个叫宋庠的人，“闻安道舍为邻火所焚”，便在诗中写道：“初无徙薪智，枉被及渔灾”（《全宋诗》第4册第2192页）。而同时代的楼钥则认定“徙薪能远虑，下濑得深攻”（《全宋诗》第47册第29522页）。楼钥在另一首诗里还发问道：“烂额徙薪谁后先”？毫无疑问，要防止“焦头烂额”之结果的发生，“徙薪”必须在先，这是“不用更论如许事”的（《全宋诗》第47册第29426页）。

“渴”对健康人体来说，是一种害处，一种威胁，一种警示，而“先饮”，则是在灾害尚未到来之前，就有了对灾害出现的预见，并及时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。古代哲人孔子说得好：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”。“未渴先饮”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危害，采取了适当的预防措施，出发点是“防守”，结果却是不折不扣的“进攻”，这样的人能始终掌握着事物的主动权。而主动了，就会无往而不胜。

我们经常喝水，想不到在“渴”与“饮”之间还有这样深奥的关系和学问在。

知识小品

好香一棵树

邱剑云

校园里的桂树不少，银桂、金桂、丹桂，四季桂齐全，树形也各具特色。这一棵桂花树并无出奇之处，正如校园里泯然于众人的教师一样。然而，它却有一个特别的名称：师恩树。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某毕业班全体学生的寄情之物。

当年，这棵树从二三里地外的苗圃买来，连泥带绳百斤左右的树重，由一二十位男女学生轮流承担着，一路挥汗、一路欢畅。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把树种在班主任宿舍的北窗之下——让他作为所有任课老师的受树代表。那时的教师宿舍楼一人一室，班主任住在二层东首第一间。对于学生们的栽树之举，他的感动多于宽慰。此树常绿而不变色，香清而不张扬，是他最喜欢的庭院之木，曾为此写过一篇散文——学生可谓知心知意；此时，他正遭不公，处忧馋畏讥之际，虽时为夏日，人却在冬令——学生可谓知暖知冷。人生得学生如此，还能不减了块垒，抚了师心！

自此之后，他每天打开北窗，便仿佛见到树冠之上浮起的一张张笑脸，越是觉得那些笑脸笑得灿烂，便越是牵心于这棵树的成长。一来此树栽下的时间在7月高考之后，不是移植的好季节；二来是栽种的地点基本上背阴，没有好的光照。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：给予格外的呵护，犹如对待那些一时处于弱势的学生。于是，他几乎每天都到窗下关顾它、照管它。教学生读《种树郭橐驼传》的时候，他一再强调听其自然的道理，可临到自己要学郭橐驼的时候，却怎么也放心不下。不过，天可怜见，他却取得了与郭氏理论同样的效果。当年仲秋，桂花树的树高就齐了底楼之窗的上沿，而且开了满树的花，特别的香纯，二楼的窗就算不打开，桂子之味也会幽幽地钻进房间，当窗外夜色如水，窗里纯香浮动，灯下展读学生来信的班主任就格外添了一份好心情。

此后数年，这棵树不断向横里竖里发展，当它的最高处与二楼窗档下沿持平的时候，分别从各所院校毕业的原班植树人马归来团聚了一回，并特意与老班主任半围着这棵树摄影留念，由于画面生动，情景交融，照片在《新民晚报》上露了一回脸。到得今年开春，桂花树几乎把二楼北窗整个儿遮住，学校后勤组便有了移树之议，恰好不久教师宿舍楼改建，这棵树才在起重机抓吊下，乔迁到空阔明亮的中心绿化区，从此有了开阔明亮而令人注目的昭示空间。

屈指算来，此树来到校园已在十年开外，倒是合了“十年树木”的熟语，更合了当年栽树感恩的初衷。

今宵打谜

刘茂业

依好

（五字特奥会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寄信

（求凰格，排球教练员）

谜底：陈忠和（注：按格法，以“陈”对“寄”，均作动词解；以“忠”对“信”，均作道德名词解；“和”是表示“成双作对”的附加词）

走进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

周炳揆

到洛桑，奥林匹克博物馆是必去的。走出洛桑火车站，穿过马路，乘坐MB大巴士，不消10分钟就可到一个叫乌西的小镇，再步行10分钟就到达目的地了。

那里你可以看到，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点燃圣火的火炬（实物），该火炬的最后一棒，是由当时男子1500米冠军，德国选手Friz Schilgen传递的。从奥运的编年史上，你可以了解到，直至1992年，冬奥会和夏奥会都是在同一年举行的。1994年，冬季奥运会在挪威的Lillehammer举行，标志着自此以后冬奥会和夏奥会每隔两年交叉举行。在一楼大厅的出口处，有一个多媒体走廊，众多奥运金牌得主都在电视屏幕上和你说“Hello”，中国运动员王军霞亦在其中。参观者可以戴上耳机，启动电钮，倾听奥运金牌得主畅谈感想。

七夕会 摄影故事

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正门显得非常朴素，和大学图书馆的门没什么两样。但设计者显然经过精心考虑。正门前方竖立着一个跳高架，标明创造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的男女运动员。每一位参观者都先走过这个“世界高度”，再进入博物馆。奥运精神就是追求卓越，追求新的高度。

化验就在厕所旁

傅军

细节

日前笔者陪家属去中山医院就诊，根据医嘱要化验小便。于是按惯例先去化验室随后再找厕所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为了方便患者验大小便，该院采取“人性化”设计方案，将验大小便的窗口就设在厕所旁。这样一来，就彻底改变了以往“患者手持盛有大小便的塑料杯，要穿过人群去化验室”的尴尬场景。

我的深圳房东

曹俊华

生活小景

房东是个大个子，就是仰视也看不清他的高度，不过，我很快发现，他是为钱受苦的人。

那个“伊布都”（台风）肆虐的上午，我们从江城来到深圳，手提肩扛，大包小包地到了香蜜湖，左穿右拐好半天，被保安拦了十数回，才有一个招租牌跃入眼前。“租房吗？”一个含混的声音。我连忙小心地望过去，是个约有我一个半长的年轻人，慈眉善目的。我还在思量，他已把我引入了房子。他的房子不错，还有电梯。我要的一房一厅老板开价900元，把我吓跑了。又颇费了些周折，没少看别人的眼色，就是租不到我想象中那种价钱的房。也许是先入为主吧，我面红耳赤回到“一个半”那。他佯装打瞌睡，大约他的房不愁租不出去。

我砍不下一分钱，还是选择了他做我的房东。

该签合同了。我忙着在包包里找笔，“一个半”却不见了。正在诧异间，他却带来了一个漂亮小妞，我更加奇怪了。“签合同吧。”小妞不屑地说。我一愣，但很快就会过意来，她是他老婆。“还不去看看水表和电表。”小妞瞪了站在旁边的男人一眼。可能是“一个半”觉得现场的人太多了，老婆的话让他面子挂不住，他站着没动。老婆杏目一翻，狠狠地说：“你没听见？”声音很大，我明显感到“一个半”的膝盖闪了一下。他老婆好凶！他也太窝囊了吧。

“一个半”的私房很大，一栋楼有大小一百多套，才盖起来的，住的人还不多，“一个半”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等待租客入伙。我注意到，在晚起晚睡的深圳，他的确是晚睡，但却是早起，他每天天刚亮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当房东和准备入住的房客为租金谈得口干舌燥时，我不免哂笑。也就是这一刻，我读到了男房东头上的白发和那女房东倦容中裹着的焦虑。

我猜，我在写些开心的文字或酣然入睡时，“一个半”准在家门口守株待兔，是披星戴月的那种。

山城香港

李大伟

五颜六色

香港不宜散步。

因为它是山城，丘陵占四分之三，尤其到了它的市中心——中环，不是上坡，就是下坡，到此逛街，就像山东快书说的火车站：“旅客提着旅行包，不是上车就下车。”那里的许多道路，陡峭！坡度像滑梯，轿车下山，像战斗机俯冲，拐角豁口处戛然而止，冲出一截车头，头朝下，所以刹车性能必须过关。上坡呢，一律自动档，否则，换档位的间隙，有溜坡的可能。

我住在半山的宏基宾馆，每天早上到陆羽茶室喝早茶，必须下坡，顺着坡，走过近十条马路，就像暮归的老农荷锄下梯田。下坡的动词，不该书面语：“走”下来，应该选择电脑词汇：Down下来，其坡度仅次于电脑屏幕，反正“荡”下去了，就不想走上来，往往拜托出租车驼上来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中环是我见过最崎岖的市中心，怎么走，都像“华侨”（上海谐音：下翘）。重庆是山城，但市中心平镜。相比之下，中环是凹凸版，像山地的沙盘模型。高高地挂着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、香港高等法院、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长江总部大楼、香港的印钞银行——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的大楼，都斜斜地插在山坡上，我称之为“锅贴”。

清末大学者苏州人俞樾，长期寓居杭州，有名句赞叹九溪十八涧：“重重叠叠山、曲曲环环路、叮叮咚咚水、高高低低树”，“重重叠叠山”，在杭州是景，在香港是病，是“忽上忽落、搭进搭出”的病。

中环在“半山”山脚，是香港繁荣的起源，是香港的老城，至今繁荣非凡，那里蝇集了横七竖八的旧街巷，皇后大道是最宽的，不过像老的四川路，其他的路，窄窄的，跨几步就能过街了，空中交叉着伸手横逸出的巨幅广告，霓虹灯将街面映照得五颜六色，灯红酒绿，与上海的黄河路、乍浦路的景象如出一辙，不同处，路边没有泊车，方便逛街、过马路。噢！还有，上海的黄河路、乍浦路都是孤零零的一条街，灯火辉煌，周边黯然失色，突兀得很，而香港半山脚下一带，条条马路横出、斜出，都是如此辉煌，没有黑角、死角。那里繁荣的窄街巷粘连一片，够你逛的。

到了晚上，中环商务楼里的人们都汇集到这里，到这里逛街，好比脚踩着上海股市曲线图，不是高开低走，就是低开高走。走着走着，就是个豁口，伸出另外一条街，那里是另外一种特色，比如荷李活街，那是一条古董街，再一拐，又到了摩罗上街，那里是古物集市，再走走，可能又拐到云咸街的兰桂坊，那里是酒吧区域。再一拐，又到了皇后大道，那里有许多老店，都有自己的招牌菜，比如庸记的烧鹅，门厅往往是排队拿号等桌的。去半山一带，就像陷入回字迷宫，兜来兜去，就是走不出去，在香港，繁荣是一片连一片的，在香港读书的上海学生感慨地说：香港只有市区，没有郊区。

晚上回山上宾馆，可以站在原地不动，把你运送上去——半山自动扶梯，从中环一直运送到半山顶，这个扶梯是一节节镶嵌成平板式履带，而不是阶梯式，这样，老人、穷人、残疾人都可以搭载，24小时免费，不管你醉酒到何时，你都可以随时回家，充分显示出市政工程的人性化、平民化。

半山的自动扶梯是香港一绝，它穿越许多商业街坊，但内地人很少观光，反而争先恐后、花不菲的价钱乘缆车，上平顶山，看一泓维多利亚港湾，其实不如登上金茂大厦，看水蛇腰一般曲折妖娆的黄浦江，比维多利亚港湾灿烂、妩媚，只需50元，还附送咖啡及座位。

夜光杯